鄭堂讀書記

鄭堂讀書記卷七

烏程周中孚撰

經部四

樂類

殘本樂書要錄三卷佚存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近時出自日本國後有其國人天瀑跋云史稱吉備眞備靈龜二年爲遣唐留學生入唐研覃經史該涉衆藝天平七年歸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厤經一卷大衍厤立成十二卷樂書要錄十卷案樂書要錄之傳于皇國此時爲始年代邈遠佚亡過半今所存止第五第六第七三

卷予嘗得鈔本一通無復別本可以勘對則誤以傳誤耳今考新舊唐志通志俱載有武后樂書要錄十卷舊唐志作大聖天后撰蓋官撰之書爲日本人所擕去者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宋志俱不載則宋時已無此書今彼國亦止存三卷爲可惜也此三卷分十七目凡辨音聲審聲源一七聲相生二論二變義三論相生類例五論三分損益通諸絃管六太論歷八相意七七聲次第義八論每拘自立尊卑義九敘自古書傳論聲義十紀律呂十一乾坤唱和義十二附唱和圖一謹權量十三審飛候十四附漢律室圖一律呂旋宮法十五附十二律相生圖一識聲律法十

六論一律有七聲義十七（附一律有七聲圖二）中間所引之書今已佚者有劉向五經通義一條（舊唐志九卷）蔡雍月令章句一條（隋志十二卷）崔靈恩三禮義宗十四條（新舊唐志三十卷）信都芳樂書注一篇（新舊唐志信都芳刪注樂書九卷）蘇夔樂志一篇（新舊唐志蘇夔樂府志十卷）雖其論樂之說今所存僅三之一無從考見制作源流而就其多引古書尚足以資考證傳言學在四夷記言禮失求野豈不信歟又按新唐志載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僧一行開元大衍厤一卷又厤立成十二卷郎天瀑所稱唐禮以下三種一一與唐志合足見彼國于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據以爲信也（陳黄中紀元要

略補丁日年下有白龜一號據此本當作靈龜又蔡邕此本作蔡雍亦本吳志顧雍傳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學律討原本

宋阮逸胡瑗奉敕撰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五年進士官屯田員外郎典樂事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用范仲淹薦由布衣拜校書郎歷太常博士致仕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目錄解題音樂類 通志通考宋志俱載之陳馬兩家及宋志又別載胡瑗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樂府奏議一卷今皆不傳晁氏載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二十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按是書凡分十二篇上卷爲總敘詔旨篇皇

祐律呂圖皇祐黍尺圖皇祐四量圖皇祐權衡圖中卷爲皇祐鎛鐘圖皇祐特磬圖皇祐編鐘圖皇祐編磬圖下卷爲晉鼓圖三牲鼎圖鸞刀圖皆先說後圖圖後又各具說大抵以橫黍起度故樂聲仍失于太高由二家不精算術故也其時蜀人房庶因撰補亡樂書三卷以正之范景仁鎮論樂宗房庶鑄樂器上之亦撰樂書一卷惜二家之書皆佚也卷末有嘉熙己亥陳振孫元天厤己巳吳壽民明萬厤辛亥趙開美三跋及國朝嘉慶甲子張海鵬後序

瑟譜六卷墨海金壺本

元熊朋來撰 朋來仕履見五經總義類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與可以儀禮堂上樂惟瑟歌詩不傳由瑟學之廢因按禮圖樂書諸家言瑟之法而爲是譜卷一首爲瑟絃律圖次旋宮六十調圖次雅樂通俗譜例次指法卷二爲詩舊譜卽趙彥肅所傳開元十二詩譜卷三卷四爲詩新譜凡十七篇皆與可所譜卷五爲樂章譜卽孔子廟釋奠所奏卷六爲瑟譜後錄皆古來論瑟之語也按歌詩以六律爲之音故譜中每字各書其律黃鐘聲下餘律以漸高驗其所得律之淸濁高下以瑟聲爲歌聲故鄉飲詩譜以雅律通俗音使人易知

易從金石匏竹可通用也今去古雖遠而按譜歌之必聞誦詩之聲倚瑟詠歌亦興觀之一助後之君子有能驗聲氣之元以求古之律呂于此當有考而不可忽也是書原本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張若雲又從　文淵閣本校梓故前載提要較沈刊總目本甚略焉

韶舞九成樂補一卷 墨海金壺本

元余載撰 載字大車三山人天歷時官福州路儒學錄 按楊東里文淵閣書目載有此書而傳本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著錄於　四庫全書倪氏錢氏補元志所載俱譌作樂譜別出中和樂經十卷亦佚之矣是書

前有大車進書原序首爲九德之歌音圖九次爲九德之歌義圖九凡朝廷五郊一廟一社一孔子祠一圖後繫以總說次爲河圖洛書二圖次爲九磬之舞綴兆圖十次爲磬之舞采章圖十又次爲一七二六三五四四五三六二七一之圖凡十而以九磬之舞義終焉其舞圖皆根河洛以起數唐虞之世安有陳摶之圖殊爲附會然東廣微補六笙皮襲美補九夏雖不合古要視子夜讀曲終爲近雅姑存備其說可也

律呂成書二卷

元劉瑾撰瑾字公瑾安福人原本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

錄出著錄于　四庫全書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凡分篇二十有六爲圖二十有一皆以蔡氏新書彭氏律法歐陽氏律通陳氏木鐘集朱子鐘律篇諸書參定而蔡氏彭氏之說居多參互推演未能造微然元一代無論樂之書此尚可備存一家是本張若雲又從　文瀾閣本錄出校梓前載提要一篇

樂典三十六卷　康熙壬戌重刊本

明黃佐撰佐字才伯號泰泉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泰泉夙志于樂留心于韶最久嘗夢孔子授以圖書指示知崇禮卑

加太極狀因悟樂本于太極乃綜覈羣籍以周禮大司樂爲主證以樂記暨朱子蔡氏諸編登歌下管參諸詩書無一不合于是撰成樂均十二篇樂義九篇河間獻王所傳王氏樂記二十四卷與今樂記不同北齊信都芳釐爲九卷今去其繁雜定爲九篇大司樂義三篇樂記十一篇詩樂一篇篇爲一卷卷各有目名之曰樂典典樂故也皆輯古訓而通釋之并詳載名物度數以闡明其理理不僞則妙不可測而樂均諸篇尤爲推闡入微雖未必洩造化之祕而有擴前哲所未發者焉是書行則宮倡商和而韶庶幾可興彼宋史所志蔡元定所謂夾鐘緊五混宮于商者俗樂鄭聲自不容于

世矣書成于嘉靖甲辰自爲之序其門人靈川全
暘蕭山孫學古俱爲之跋

苑洛志樂二十卷 明刊本

明韓邦奇撰 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謚恭簡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其書卷一泛論律呂爲圖十四卷二爲律呂直解故蔡氏新書之律呂本原十三章分解于下卷三卷四爲則例卷五卷六爲樂儀卷七爲雲門咸池大章大夏大韶大濩六樂卷八爲周樂卷九卷十爲樂器卷十一至卷十四爲舞象卷十五至卷十七爲琴譜卷十九爲蔡氏新書之律呂證辨凡十篇卷二十

爲歷代樂典皆以質實爲體敷施爲用諧聲爲止中律爲的凡宮商之相應正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陰陽之相宜雖萬象錯列而條理秩然以承古人之絕學而備一時之制作者殊較明人所得爲密焉卷首有施洛自序第二卷後有正德丁丑衛淮書後卷末有嘉靖戊申張文龍己酉楊繼盛兩後序張楊兩家皆受樂于苑洛者也

律呂新書補注一卷 李氏樂書本

明李文察撰（文察仕履見禮類三）乃其所著樂書之第三種也（第一見儒家類　第二見禮類）明史藝文志著錄前有自序以蔡西山律呂新書之作非出于己見皆本古人之

成法而折衷之耳因取律呂新書之十三章逐章以洛書之理配之附以已意詮釋間有一字之未合者亦必按洛書之理辨之以原書本有注故稱補注以別之云按律呂一道本不外乎算數李氏必拘拘于洛書敷以求之則穿鑿彌甚恐與西山作書大旨去之益遠矣

興樂要論三卷 李氏樂書本

明李文察撰乃其所著樂書之第四種也明史藝文志著錄興樂作典樂刊刻之誤也前有自序謂樂學雖不傳可因經而傳樂器雖不存可因歌而得截管候氣可也必習之有得而後其氣可候協

律飛灰妙矣必奏以宣風而後其妙可協因撰此書上卷凡九篇皆所以發明乎此理也中卷凡五篇乃反覆辨論時人言樂之非所以旁通乎樂理之妙而興樂制度可以無疑矣下卷凡三篇編就六十調敷演協音之法使後世得見先王作樂之全功也大旨與其所作古樂筌蹏互相發明云

古樂筌蹏九卷　李氏樂書本

明李文察撰乃其所著樂書之第五種也明史藝文志著錄按李氏進前四種書後改官太常始續進此書及青宮樂調二種並以虞周樂理調變聲類舞容樂器共著是書曰古樂筌蹏者取得魚忘

筌得兔忘蹏之義謂旣得古樂則是書猶筌蹏也大抵本史記律書與周官大司樂職文而自爲之說勉强牽合徒爲好異其他諸書本旨亦不出乎此前有嘉靖乙巳自序

青宮樂調三卷李氏樂書本

明李文察撰乃其所著樂書之第六種也明史藝文志著錄前有自序謂東宮之樂當以養德從爲先故虞周之樂可兼用于東宮而不可偏廢今定著三卷第一卷取用于□□第二卷取用于虞周入音之樂器合之爲青宮樂調云其不曰東宮而曰青宮者總論稱皇太子之位居東東方之氣屬

木木色青其德仁以青爲官者以仁明之德期望乎皇太子也其所論三代之樂并及舞節歌章剖析頗詳而口不適于用故雖奏進于朝未聞垂爲令典然言明代樂學者以李氏與韓苑洛鄭世子三人並稱云

樂律管見二卷 舊寫本

明黃積慶撰 積慶號次湖金谿人官嶧縣訓導 明史藝文志著錄

次湖見李乾遂律呂新聲所據呂覽隋志及劉恕外紀載黃鐘三寸九分之言與其所列十二律度數之圖有契于心因參攷尚書周禮禮記詩經與夫左國論孟諸書凡言樂若有所得乃依周禮禮

訖及呂氏書參以已見定正律呂數度八音聲器及辨析儒先之誤爲說四十四爲圖十六附以協律二南目錄一卷名曰樂律管見蓋取以管窺豹見其一斑半點而未見其全體之意其言黃鍾分寸數亦頗確實至論旋相爲宮之說以君有常尊非臣民可擬尤爲有見足以自立一家前有嘉靖甲辰序及汪青湖應軫序

律呂精義內篇十卷外篇十卷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 載堉字伯勤號句曲山人仁宗七世孫鄭恭王厚烷世子何瑭之外甥也

蓋即樂律全書之首二種也與第三種以下俱總著錄于 四庫全書伯勤承其父恭王及外祖何

恭簡瑭之學專究心于樂律所著全書凡十二種皆積一生之精力以成者而全書大旨則總括于是書分爲內外二篇其內篇之目凡十三曰總論造律得失曰不宗黃鐘九寸曰不用三分損一曰不拘隔八相生曰不取圍徑皆同曰新舊法參校曰新舊律試驗曰候氣辨疑曰旋宮琴譜曰樂器圖樣曰審度曰嘉量曰平衡外篇之目凡八曰辨蔡元定李照之失曰辨李文利張敔之失曰辨李文察張瀚之失曰辨何妥陳暘之失曰論周樂忌商其講異常曰論禮樂二者不偏廢曰論弦歌二者不可偏廢曰論樂舞不可廢內篇主聲數者爲

本外篇主辨論者爲末雖與蔡氏律呂新書之說多所異同而特有心得所見較蔡氏爲深蓋蔡氏尙空談伯勤主實算宜其大相迥別也所以于何樓鳳陳晉之以及明代諸人之失俱辨之不遺餘力矣前有萬厤丙申自序及律書參考書目攷尤西堂侗明史藝文志稿于全十二種外又有律呂正論四卷四庫全書存目于律呂正論外又有律呂質疑辨惑無卷數然正論卽是書之初稾而質疑辨惑又是書之節本也故二書雖未之見聊牽連而附記之

律學新說四卷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三種也以下次序悉依尤氏明史藝文志案伯勤嘗撰黍譜度譜量譜各譜各卷帙不等總若干萬言因摘其要合爲是編而以其原序附于末第一卷凡分十二目曰律呂本源曰約率律度相求曰密率律度相求曰密率求方積曰密率求圓冪曰密率求周徑曰造律曰吹律曰立均均去聲讀作韻曰論準徽與琴徽不同曰論大陰陽曰陰陽曰論有變音無變律第二第三卷爲審度篇證之以尺步錢鈔黍粟律聲身體器物合成六條第四卷爲嘉量權衡二篇並繪圖立說繫以辨論前有萬厤甲申自序大略謂凡爲律管者先宜辨其

是非所謂黃鍾縱長九寸則是長九十分則非也空圍九方分則非也累黍八十一分則是積實八百一十分則非也今蔡氏以為律本者不過此三言而其失非小故不可以不辨此律學新說之所由作也然其書不獨辨駁蔡氏舉凡司馬子長劉子駿班孟堅胡翼之范景仁諸家皆加之以詆譏未免勇于攻擊而其所論說實足以補精義內外篇所未備云

算學新說一卷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五種也首篇為初學凡例一篇次設十二問答以明十二律尺寸實積

面羃通長內外周徑諸法推算頗極入微前有小引稱算學之有書其亦舊矣謂之新說何也且如周徑羃積相求之類舊則疏而新則密平方不用商除立方不顯廉法之類舊則繁而新則簡舊以句股爲末專明九章新以句股爲首專明律厤此其異也是則伯勤自疏新說之意以明其獨得耳

樂學新說一卷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卽樂律全書之第四種也取周禮大司樂以下十五官經文并序官列前拨章分句各爲之注又列入釋奠大成樂章擬冷謙旋宮譜分附九圖有論有解有訣而以樂經古文載于後樂

經文卽大司樂章經文也所說或詳或略專爲言樂起見不爲詁經而作故名之曰樂學新說曰新說者亦猶律學新說之例與所著樂書各種相發明云

操縵古樂譜一卷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卽樂律全書之第六種也是編專爲琴瑟二器而設故取禮記不學操縵不能安弦語名曰操縵古樂譜皆采古今傳記及先儒舊說纘以新聞附以己見而爲之首爲古傳諸般操縵一則次爲論學樂自賡歌始一篇下卽以股肱喜哉三章繪圖製譜並列弦歌要旨之文十二條大旨

略于天子諸侯古制詳于大夫士庶今禮益欲人人自歌自舞以養性情以和血脈此所以與教坊異也前載進書奏疏及樂以人聲爲主總論

旋宮合樂譜一卷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七種也乃其所著建子月黃鍾調旋宮之譜其大呂已下十一調琴瑟指法已載律呂精義內篇中八音節奏放此推之故不悉載惟以周南關雎三章載其全譜俾學者肄習焉前有復古樂以節奏爲先總論

鄉飲詩樂譜六卷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八種也前載鄉射

二禮經文次以席圖工圖乃取絃歌笙奏合樂無算樂諸詩次第爲之譜此與操縵古樂譜所謂從頭再作者大同小異卽笙譜與瑟譜亦大同小異前兩書中亦未嘗發明之若夫搏拊舂牘鞉等應等譜皆儀禮所未載而詳見于周禮因據周禮補其闕略以見半堵與全肆異焉前載鄉飲有磬無鐘總論

六代小舞譜一卷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卽樂律全書之第九種也六代者雲門咸池簫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雲門別名帗舞咸池別名人舞簫韶別名皇舞大夏別名羽舞大濩

別名旄舞大武別名干舞古六舞惟人舞有圖因推廣之爲學舞法凡爲圖二百有二并製六舞總譜以挈其綱目又作圖以表其節奏凡圖二百有二按人舞周禮謂之小舞古人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然則除大夏外學舞在未冠之前故總名曰六代小舞譜前載總論學古歌舞以永轉二字爲衆妙之門一篇

小舞鄉樂譜一卷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十種也前有總論小舞鄉樂名義謂儀禮有云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勺小舞也內則所謂十三舞勺是也鄉樂二南也

詩序所謂用之鄉人焉是也故取以名其譜凡合
樂羔羊文舞之屬皆以羔羊三章爲樂合樂兔罝
武舞之屬皆以兔罝三章爲樂各爲譜其搏拊律
呂之法次以學舞口訣再次以七圖幷而以學樂
教舞人數終焉前又有總論學舞孰先一篇篇末
及于六代小舞譜二佾綴兆之圖葢舉是編之前
後二書言之以見此三書之次序云

二佾綴兆圖一卷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十一種也前載朱
子論舞大略首爲二佾綴兆圖一次爲舞勢圖七
十凡武舞二佾每佾二八人文舞二佾亦每佾二八人

葢爲童子學舞而設故圖中俱繪以草履亦所以補前二書之未及也

靈星小舞譜一卷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郎樂律全書之第十二種也按續漢書祭祀志曰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祠后稷謂之靈星者以后稷配食天田星也舞者用男十六人舞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佾勤本此制以作是譜取古之詞章合今音節融通爲一使人易曉以其教小兒之舞故亦名小舞凡靈星祠圖樂器圖舞勢圖綴兆圖以及樂章譜字舞譜節奏譜無不具備前載

自序稱律呂乃樂家之末務聖人用以諴別音聲之名猶今工尺字耳初無深奧之理臣著樂書不取韲管驗氣等術惟欲復古人之意云蓋此編殿全書之後故統論之如此

御製律呂正義五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製律厤源淵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編上編二卷曰正律審音分十八篇間附以圖皆定尺考度以求律本之說下編二卷曰和聲定樂分十四篇各附以圖皆因律制器以審八音之說續編一曰協均度曲前爲總說後分十五類皆有說以窮五聲二變相和相應

之源云

樂律參解四卷　三山陳氏刊本

國朝楊雲鶴撰雲鶴字硯漣成都人是書凡論辨一卷圖說二卷攷證一卷分附參解于其下大都考究經曲博搜眾論以去非存是其稱律即音也蕤賓非黃鐘宮也黃鐘宮虛而不用也宮之非止濁羽之非止清也大呂姑洗林鐘無射爲羽角徵商之宮也每律各具五音也還相爲宮之爲謬解也大合樂之必用全律也葭灰候氣八寸爲尺之妄也測律之合于厤法也用武王七律非七音也上下宮以遞增減名也漢律騐增也李文和鄭世子似是而

非也類皆抒胸臆而不襲前言其要歸總以涵養德性和平心氣爲作樂之本議論雖正而仍蹈于空虛則亦無歸宿之論耳書之上闌俱有評論乃其門人陳帝文夢諧所加并爲序而梓之又有其甥費卷隱密序

古樂經傳五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卷一爲樂經即周禮大司樂以下二十官也卷二爲樂記即禮記之一篇也卷三爲附樂經皆采易書詩周禮儀禮之文爲之卷四爲附樂記之聲律篇皆采禮記左傳國語管子呂覽淮南子史記前

後漢書通典通考之文爲之卷五爲樂記之樂教樂用二篇亦皆采孟子禮記左傳之文爲之其樂教樂用二篇則其孫清植以遺稾輯成者也每篇皆據依注疏旁羅韓籍具爲詮釋足以備學者搜討之助前有雍正癸卯清植目錄後跋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奇齡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西河于康熙三十一年見邸鈔有學士伊桑阿論樂疏一篇葢本于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 聖諭并有諭旨一道因推闡考證分條注釋以論徑一圍三者爲上卷論隔八相生者爲下卷曾于康熙三

十八年即以刊本同所著　皇言定聲錄八卷竟山樂錄四卷恭進前有三十五年擬進樂書疏後有三十八年附記并原疏改字六條前又有李恕谷（塨）總序以下三書一篇

皇言定聲錄八卷（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因　聖祖仁皇帝論樂　聖論推衍奧義并自附其論樂之說于中故題曰　皇言定聲錄分爲八篇篇爲一卷凡五聲第一四清聲九聲第二七調二變聲第三十二律第四諸聲第五諸調第六諸法第七樂器第八其中又分子目七十有八書中誇言自

春秋迄明千年長夜而一旦盡舉而振豁之總之求實事不求虛詞務可行不務可言恪遵　一皇之明訓以遠闢千聖之遺緒云云然其妄誕劇獲以攻駮古人未免太過卷首有論起一篇即自序也

竟山樂錄四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一名古樂復興錄自謂述其父竟山鏡之所言而錯述以記之故仍著曰竟山樂錄末一卷又注曰采山堂論樂淺說謂爲其兄萬齡所作然玩其辭氣如出一手疑皆西河所自撰而託之于其父兄也其前三卷凡

分六十四目前後俱有總論其言樂以聲爲主樂之聲以人聲爲主聲以調爲準聲之調以宮調爲準而皆于笛乎推之自稱據明寧王權唐樂笛色譜申明其七調九聲之說以攻駁古人按寧王笛色譜今已不傳至論樂淺說凡十四條前有小序取其論五聲七始十二律十五聲而假爲問答作通俗之辭以明法其餘二變五變倍聲半聲與夫八十四條三百六十五條之荒唐則前三卷已悉不復重出按寧王笛色譜今已不傳無從知其果屬唐樂亦無從知其言樂何如然既有此一家亦可以資考核云

李氏學樂錄二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李塨撰 塨字剛主號恕谷蠡縣人康熙庚午舉人官通州學正 四庫全書著錄恕谷受學于西河因即其樂錄之說而推衍之首列西河札一通大抵西河爲之論定故刊入合集中一概題爲西河稿也凡爲圖十有一圖後各系以論每卷之首各有自序并總論四條大旨與明寧王權臞仙譜相出入按西河樂學雖未盡善然亦自成一家言合其自著三書及是編統觀之而其論樂宗旨始備云 承幹按塨於已未年月從祀文廟

樂律表微八卷 耆學齋刊本

國朝胡彥昇撰 彥昇字國淵號竹軒德清人雍正庚戌進士官定陶縣知縣

四庫全書著錄編因朱子禮書錄律篇參以史志及諸儒之說而附已見于後其總目有四一度律二審音三製調四攷器各分上下卷又各分子目大抵即現在所用之器明古聖之法以正舊說之謬譬如琴瑟不調非琴瑟之制不善但改絃而更張之即諧聲協律矣是書之所以合于古而又可通于今也至以子律之半聲證中聲之前段發明朱子之意尤爲精確其他論辨皆有所據蓋其究心樂律甚深與師心臆度者固有間矣前有自撰例言六則同時沈研園孟堅戚鶴川振鷺皆爲之序

黃鐘通韻二卷　三餘堂刊本

國朝都四德撰　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滿洲鑲黃旗人　四庫全書存目秋莊以今之樂器猶古之樂器古之宮商即今之工尺管孔琴徽歷歷可考因定著爲是書凡十篇附以琴圖補遺名曰黃鐘通韻特著其爲聲律之元非欲以之比詩韻也所集各家雖多而得之蔡氏律呂新書者十有八九于考衡究度審音窮理幷較定五音六律管弦工尺用力頗勤所論淸字切音之法亦頗有心得學者所當取法焉前有乾隆甲子自序

聲律小記一卷琴音記續篇一卷　通藝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瑤田仕履見禮類是編乃其彙集論樂之文聲律小記凡六篇琴音記續篇凡四篇益以聲律小記中有琴音記故此四篇稱續篇也續篇前有自序稱歲在己丑見壁閒琴取而弄之得音百有一于是作琴音記二篇以明之又稱旣作琴音律數同源記又以琴之律度寫諸篇卽續篇是也謚讓堂樂學頗有心得是編雖卷帙寥寥而精思闡發不遺餘力在近時言琴諸家可謂不失其宗者矣

樂器三事能言一卷通藝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阮雲臺師撫浙時修葺杭州府學

校錄禮器樂器而考定之嘗以考工記所載鐘磬
鼓三事問于讓堂因解說間字及倨句之法以正
從來注家之誤于是裒集諸文爲一編而以增鑄
鎛鐘紀略作寶和鐘記答晉師書三篇附錄于後
幷爲之記其書繪圖列說考論詳明于此三事誠
哉其能言也故摘取聖語以名書不爲僭云

鄭堂讀書記卷七

鄭堂讀書記卷八

烏程周中孚撰

經部五之上

詩類

毛詩故訓傳定本三十卷 七葉衍祥堂刊本

漢毛亨撰 國朝段玉裁編 亨魯人時人謂爲大毛公 玉裁字若膺號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歷官玉屏巫山二縣知縣 案漢志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所以分爲二者葢周末漢初經與傳必各自爲書至鄭君箋詩於是經與傳箋合併爲一懋堂復釐次傳文還其舊觀而每篇必具載經文

於前以省學者兩讀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官而三家既亡孤行最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爾雅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故傳詩而不傳序也是編仍各置序於編端以從其舊并於傳說正其譌踳補其脫落其通釋大義者則必複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複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以省緐縟故曰定本也學者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詳略疏密審其是非是編誠不可少之

書也前有懋堂小箋題辭所謂小箋葢卽指傳說中所附攷證而稱之曰小箋云承幹按亨作詩訓詁傳以授毛萇時人稱爲大毛萇爲小毛

毛詩注疏四十卷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康成見五經總義類穎達見禮類

四庫全書著錄作毛詩正義按漢志於毛詩二十九卷下載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此專指毛傳無經文之本也自鄭氏作箋始併經文及傳爲一書經與釋文及隋志俱作二十卷葢已非毛傳之舊第矣新舊唐志旣載毛萇傳十卷又載鄭玄箋毛詩詁訓二十卷此又分傳箋爲二之本也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同二唐志又別載

孔穎達等正義四十卷崇文目讀書志解題通攷
宋志亦俱同然二唐志崇文目所載之本係止標
經注起訖之本至宋代始併經文及注爲一本故
自晁氏以下所載之本卽今本所從出也攷鄭氏
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吕忱字林云箋者表
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
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
箋每云某讀爲某某讀若某後人以此病其改字
不知鄭意在箋明傳義有傳義隱約者鄭或正其
音或辨其字雖似改毛而實爲申毛亦有鄭所不
安本三家詩或據他經改易者要皆有本後人所

見淺鮮又不能心知其意而遽欲輕議先賢此失之甚焉者今三家詩並亡無由盡曉然就耳目所及鄭氏以前之經傳諸書考之可知鄭學之閎通矣沖遠原序稱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魏劉焯劉炫等而獨於二劉所作之疏稱爲殊絕故奉敕刪定據以爲本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其於刑名度數亦已詳備惜未能盡得鄭氏箋詩之意徒分毛以爲云云鄭以爲云云而不知鄭實申毛而非改毛也又不知鄭雖改毛然皆有根據非同後人之臆見也甚至王肅難鄭之說亦並載疏中無所可否豈尚仍二劉之原本而不加

以刊落耶然自孔氏疏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固不得過於求全責備而反啟後人廢疏之漸矣至鄭氏毛詩譜隋志載三卷者吳徐整撰撰即注也二卷者太叔求及劉炫注釋文亦作二卷注云徐整暢太叔裘隱新舊唐志俱作三卷而無所謂徐整暢太叔裘隱者葢已亡矣讀書志通考俱作一卷書錄解題宋志俱作三卷然自孔氏併鄭譜疏云則久已具載正義中當時與譜序接連故陳氏云正義備鄭譜於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書爲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處不得總聚於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

正義時所改也是本鄭譜與譜序接連所以復正義之舊且足以正散入各處之失矣又如釋文三卷本有單行之本書錄解題作二卷葢字之誤宋志仍作三卷自宋十行本分附經注之下而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亦因之故每卷後題其名氏所有注解傳述人一篇亦卽列於卷首各卷之後俱有詹事陳浩等攷證末幷有刑部侍郎勵宗萬跋語及校刊職名其卷首之正義序詩譜序毛詩譜毛詩原目及注解傳述人亦皆有攷證繫之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說郛本

吳陸璣撰題唐人誤也璣字元恪吳郡人官太子中庶子烏程人

庫全書著錄隋志所載無鳥獸二字璣作機蓋字之誤新舊唐志通志宋志俱無毛詩二字釋文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有之與今本合詩正義引作草木疏省文耳其書凡草之類四十八木之類三十一鳥之類二十二獸之類七魚之類八蟲之類十六計共一百四十二則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源流四則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崇文目謂其但附詩釋義窘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眞歟竊謂此說誠然元恪原書久佚此本多從詩正義中采輯成編然以詩正義核之搜摭尚多遺漏迄今諸家傳寫不免有

所竄亂又非歐公撰崇文目時所見之本矣然元恪生當吳代去兩漢尚近於詩人所詠諸物類尚能得其梗概故詩正義全據此書邢氏爾雅疏亦釆錄之陳長發毛詩稽古編其注釋名物亦多以是疏為主焉普祕笈鹽邑志林唐宋叢書均收入之皆就是本展轉相刻俱未見佳唯趙鹿泉佑所校正者方為善本云

詩本義十五卷附鄭氏詩譜補亡一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歐陽修撰 修字永叔廬陵人試南宮第一官至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忠

四庫全書著錄總作十六卷讀書志作十五卷葢不數詩譜書錄解題作十六卷圖譜附通考宋

志倶同宋志又別出補注毛詩譜一卷當據單行本著之故通志於詩本義失載僅載詩譜補闕三卷也三乃一之誤耳其書前十二卷凡一百九篇以詩之篇名標目閒有兼二三篇爲一題者每篇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意曰本義若論已詳晰則不加以本義第十三卷爲一義解取舍義第十四卷爲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第五卷爲詩解八篇幷序序作十篇刊者之誤末一卷爲鄭譜補亡幷後序終以詩圖總序大意以爲毛鄭之已善者皆不敢不得已乃易之非樂求異於先儒也然自唐定毛詩正義以後與毛鄭立異

同者自此書始雖不輕議二家之短而頗指其不然以申其以意逆志之旨其後王介甫劉原父蘇子由程伊川朱文公諸家各著其說更相發明而毛鄭之學益微從此小序可刪而經文亦可刪矣篇次亦可更定矣其實皆濫觴於是書也又按是本卷一騶虞篇之論計闕二十一行止賸末二行提要所據亦即是本竟無從據別本以補之矣

詩集傳二十卷 舊刊本

宋蘇轍撰 轍字子由晚號潁濱遺老嘉祐二年進士與兄軾同榜官至翰林學士門下侍郞謚文定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作蘇氏詩解通考作蘇子由詩解書錄解題宋志俱作詩解集傳晁

氏云其說以毛詩序爲衞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删去按司馬遷曰周道闕而關雎作揚雄曰成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義絕不同則知序非孔氏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涬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其發明是書之旨誠爲深切然學問自有淵源顏濱本毛詩以作傳則序之首句以下云云鄭箋亦未嘗去之存之而論斷其是非未爲不可必如韓詩序之例祇存首句恐於彼則可耳此則不可也自此端一開因之去序言詩者相繼而起豈非顏濱爲之作俑乎況其所

爲集解亦不過融洽舊説以就簡約未見有出人意表者而忽於小序止存首句以立異爲高蕊交人之説詩大率如斯不獨穎濱爲然矣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蔡卞撰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熙寧三年與兄京同舉進士第官至觀文殿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陳馬兩家俱作詩學名物解蕊字之誤故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不從也其書凡釋天二卷釋百穀釋草釋木各一卷釋鳥三卷釋獸釋蟲各二卷釋魚釋馬雜釋各一卷雜解五卷元度爲王介甫壻其學一以王氏爲宗故是書瑣碎穿鑿於經無補

然能貫穿經義會通物理頗有思致其所徵引有出於陸孔二疏者亦足據以爲證君子不以人廢言正當存其書以備參攷也前有康熙丙辰納喇容若序

詩說一卷　說郛本

宋張耒撰　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爲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後貶房州別駕安置尋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義考亦載之是書雜論雅頌之旨僅十一條已載其所著宛丘集中陶氏鈔出別行者觀所論土字販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境之舉而爲之也敷通志堂經解藝海珠塵

均收入之

詩集傳八卷 通行本

宋朱子撰 朱子仕履見禮類四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詩集傳二十卷詩序辨說一卷 宋志脫說字 自坊刻併二十卷爲八卷併削去詩序辨說不載厥弊與書集傳不載書序同也陳氏云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較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蓋其初稾亦用小序後與東萊相爭遂改從鄭樵詩辨妄之

說而廢小序故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一一追改標書爲周信道孚所駁經義考載周氏非鄭樵詩辨妄一卷存旋即散佚惟此書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承用至今其書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注賦比興則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讀詩記最爲精密朱子實兼取之非其確遵序說之處則舍之不用耳其間經義譌異馮嗣宗所校正者凡十二條陳啟源所校正者凡十四條又傳文譌異啟源所校正者凡十一條史榮所校正者凡十條皆出坊刻展轉傳譌非是傳原本如是也惟卷

首關關雎鳩毛傳云鳥摯而有別鄭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兩家語極分明是傳引曰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此卻不誤後又引曰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則誤以鄭箋爲毛傳而刪改其語焉開卷即誤可想見其全書之梗概矣前有瀍熙丁酉自序葢與易本義同時而成者越二十四年而始易簀惜其未及隨時改正云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 通志堂經解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但題宋李樗黃櫄講義李泳校正呂祖謙釋音 樗字若林一字迂仲閩縣人受業於呂本中嘗領鄉貢 櫄字實夫

龍谿人淳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丙科調南劍州教授終宣教郎　泳字深卿亦閩人始末未詳祖謙字伯恭金華人隆興元年進士官至直祕閣著作郎國史館編修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宋志又載黃櫄詩解二十卷總論一卷朱氏經義考惟知分載兩家之書而於是書亦不之及豈其未見是本歟是編合兩家詩解為一書或即出於深卿之手首冠以十五國都地理圖及迁仲毛詩圖譜詳說實夫說詩總論又有毛詩綱目皆列小序首一句蓋宗唐成伯璵毛詩指說首一句為子夏作也所載兩家之解皆以李曰黃曰為別兩家皆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義末用己

意爲論以斷之體例俱屬相同疑其本相續而作故得併爲一書也至字下釋音則取吕氏讀詩記中所載分綴之當出於建陽書肆所爲斷非深卿校正時所有矣

續吕氏家塾讀詩記三卷　墨海金壺本

宋戴溪撰　溪字肖望一作少望號岷隱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文華閣學士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作岷隱續讀詩記通考同宋志止作續讀詩記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從之朱氏注曰未見葢是書久無傳本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尚得十之八九仍分爲三卷以符宋志諸目之舊其

原序總綱無從補錄矣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讀記爲名其實自述己意與呂氏宗旨小異其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摽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辭如此說詩亦好爲新說者歟張若雲就武英殿聚珍版本寫出校梓首冠以提要一篇

武英殿聚珍版本

挈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

宋袁燮撰 燮字和叔號挈齋慶元府鄞縣人淳熙八年進士官至顯謨閣學士謚正獻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及倪氏宋志補朱氏經義考俱不載蓋其書久無傳本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自詩序以迄碩鼠凡四十七

篇釐爲四卷其雅頌諸篇永樂大典不載意其爲
崇政殿說書時未及直講故不撰進恐非大典之
失載也其書於篇末每曰人主觀此盍亦知所警
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云云蓋爲人君言之意存
法戒故作丁寧反覆之辭然其議論和平絶無鄙
倍氣習蓋得於風人溫柔敦厚本旨者深矣其中
式微黍離揚之水諸篇尤於振興恢復之事三致
意焉無如爲之君者寧宗也湖山宴樂曾無奮發
之心是雖言之諄諄仍然聽之藐藐爾此其所以
不二三傳而衛璧輿櫬歟卷首冠以乾隆丁未
御製題詩一章目錄後有提要一篇

童子問十卷　汲古閣刊本

宋輔廣撰廣字漢卿號潛菴其父本河朔人南渡後居秀州之崇德縣初從呂祖謙遊後復從朱子講學即世所稱慶源輔氏也

四庫全書著錄上增一詩字書錄解題通考俱不載宋志載輔廣詩說一部即謂此書蓋據所見之本無童子問之目并無卷數也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作詩童子問二十卷則又據刊附朱子集傳之本也提要據汲古閣所刊潛菴原本與是本同故卷數減半非有所闕佚也是本省去一詩字不知毛氏又何所據也其書卷首先爲詩傳綱領備載大序并采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程子張子謝氏說詩之言各爲

注釋次備載小序亦如之又次爲師友粹言則皆采錄朱子語錄中論詩之說也自卷一至卷八不載經文惟標其篇目章次一一訓解大義以補集傳之未備卷末爲協韻考異僅止四頁益以集傳已詳此不過考其異耳潛菴受學於朱子故專主闡發師說其攻擊小序較朱子更甚所謂變本加厲也於是黃勉齋(幹)之再傳弟子王(柏)有詩疑之作流及明代則豐(坊)僞託詩傳詩說何(楷)自撰詩序(見詩注世本古義)出焉亦勢所必然矣經義考載是書有胡一中序稱其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不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

問既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辨說於後云云今是本編次稍異者胡氏所序乃合刊之本此爲專刻之本故有不同因併胡序不載入云

詩說九卷 寫本

宋劉克撰 克候安人始末未詳 是書本十二卷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朱氏經義考始載之云崐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時雕刻惜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此本卽從徐氏藏本寫出每篇以經文總列於前而疏明大旨於後其詳言之者頗有類於當時之經筵講義其宗法乃在呂氏家塾讀詩記而間及於朱子集傳然議論多而攷證少不足以成一家

之學前有紹定壬辰自序及總說二十八則後有淳祐丙午其子坦跋

詩疑二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王柏撰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理宗時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謚文憲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作詩辨說朱氏經義考從之僅注其下云或作詩疑其書上卷凡五十二條當爲詩疑下卷凡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冠以詩辨序一篇此卷卽所謂詩辨說也宋志作二卷者葢混詩疑詩辨爲一書故於儒林本傳稱

其所著亦止有詩辨說也納喇容若卽就舊本刊之未及細審其序稱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數不分釋其辭殆卽詩辨說因公於書有詩疑遂比而同也云云而不知其實爲二書故行實失載竹垞卽就是本著錄且以詩辨序錄入以爲全書之序總之爲宋志二卷之數所惑也古之說詩者率本詩序自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魯齋爲朱子三傳弟子宜其以鄭衞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不盡孔子之舊容或有删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

儀各出所記以補其闕佚者又於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刪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既備著其說於前卷而復作十辨以申明之廢序言詩之弊一至於此較之輔氏童子問更爲已甚明代議禮諸臣以其淵源出於朱子任其從祀孔子廟庭然則從祀大典止求淵源於朱子雖滅裂聖經不恤也可謂無是非之心者矣藝海珠塵收入之亦徒震於其名耳

詩考一卷 玉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 應麟字伯厚慶元人淳祐初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

庫全書著錄宋志作五卷蓋據所見本不同否則字之誤也漢志稱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然隋志已稱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故新舊唐志尚載韓詩二十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至宋代韓詩又亡崇文目已不載僅存外傳惟羣書所引三家詩韓較多於齊魯耳厚齋以朱子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因謂傳記所述三家諸言尚多有之乃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

諸書粹爲一編先韓詩次魯詩次齊詩齊魯參寥敷條惟韓詩較夥又以詩異字異義及逸詩以綴附其後末又爲補遺以掇拾所闕所采頗爲詳覈皆所以扶微學廣異義也其用心可謂勤矣夫三家之學誠不如毛公之精然並行於當時立博士諸儒傳授各有源流非鑿空妄說者比而今皆失墜莫覩其全幸此書所輯得以考十一於千百厥後董范余盧諸家相繼訂正幷增其所未備者又各若干條終較創始者之易爲力焉是書前後俱有自序津逮祕書學津討原均收入之

詩地理考六卷　玉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作五卷蓋字之誤否則所見本無末一卷也前有自序稱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是用據傳箋義疏參之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傅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七六字刊本脫落今據本書補首爲詩地理考今按其書前列地理總說一卷卷一卷二爲國風卷三卷四爲二雅卷五爲三頌以上總說及各卷既取鄭氏譜分列爲十七處其末一卷又取譜中地名而歷攷之如前例其已見前者但繫其目而於首行標一序字其實專釋譜中之地名非釋序

中之地名也不知何以有此序字然皆采摭羣書標目分隸而不自下一語故不拘其說是非得失一概並存可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昔何義門焯評其所著困學紀聞動以詞科之學相訴厲未免輕於立論若此書即以義門之評訊之亦不枉也津逮祕書學津討原均收入之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通志堂經解本

元許謙撰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儒者稱爲白雲先生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白雲受學於王魯齋爲朱子四傳弟子以朱子詩集傳猶有未備者因旁搜博采以成

是書中多引魯齋及金仁山之說附以已見頗有精義微旨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類粲然畢具足以羽翼朱傳於無窮矣至其於周南召南卷後列魯齋二南相配圖不過聊備其師之一說非本其說以立言也故於魯齋所刪國風三十二篇仍依其舊次詮解不在放棄之列蓋亦知師說之不然矣而與正傳師道序之謂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二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為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云云竟以白雲不刪國風為非此則堅守宋學之謬以

致失其是非之公焉

詩解頤四卷 通志堂經解本

明朱善撰 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其書每篇各爲總論閒或各章分論或先爲之說後爲總論或先爲總論後又分章而論之或有闕而不論者則併其篇目不著雖亦闡明集傳而意主於垂世立教始借詩以發之務求合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旨於治亂興亡之際尤三致意焉實爲解經之別體雅與宋人經筵講義相近故有裨於世道人心其曰解頤葢取匡說詩解人

頤之語云後有洪武三十五年丁隆重刊跋稱愚僭分章析類正其譌誤以便觀覽盍又曾經隆所重訂矣其稱洪武年號者正當革除建文之年也

詩經大全二十卷 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 廣字光大吉水人舉進士第一永樂中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作詩集傳大全焦氏經籍志作詩傳大全亦永樂中所修五經大全之一也凡纂修官四十二人是書全襲元劉公瑾 瑾 詩傳通釋一書僅刪去數條惟於原書愚按二字更作安成劉氏曰而劉本以詩小序隸各篇之下者此則刪

為一卷總列於前並卷數亦不改其舊蓋與春秋大全之全鈔汪克寬纂疏四書大全之全鈔倪士毅輯釋同一伎倆則又不及易書二經大全雖襲元人尚有矜心作意於其間矣至禮記大全後人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其書首載朱子集傳序而標其目曰大全序開口便錯次載凡例綱領引用先儒姓氏奉敕纂修姓氏及諸國世次圖封爵世次作詩時世圖然後及大小序云

詩傳一卷 漢魏叢書本

明豐坊撰僞託子貢述 坊字存禮鄞縣人嘉靖癸未進士除禮部主事免官家居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 四庫全書存目曰朱氏經義考列

在子貢名下稱爲僞本坊平生喜作僞書於諸經皆竄亂篇章刪爲訓詁詭言古本以欺世此其一也其書蓋仿毛詩小序而作多移其篇目於每章之末曰賦某篇以求異於小序併悉紊其篇次又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曰野麕儐兮曰東兮東門之墠曰唐棣還曰營盧令令曰盧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太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兎爰曰有兎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華折父曰折招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又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又三分大小

雅爲大小正續爲大小正傳且褻中庸凡爲天下
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以說小正褻
大學心正而身修四句以傳關雎可謂妄而陋矣
今本說郛津逮秘書均收入之

詩說一卷 漢魏叢書本

明豐坊撰僞託漢申培著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
經義考列在申培魯故後稱爲僞本其書亦仿毛
詩小序而作取豳風鴟鴞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
召南之後取曹檜列於鄭陳之前取豳風七月置
之小雅而以秦風殿於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
正於變雅曰大小正續曰大小正傳有周頌商頌

無魯頌皆與其所作子貢詩傳同其說多與韓毛
牴牾而於關雎燕燕二詩不知漢書杜欽傳及鄭
氏坊記注皆有魯詩說而襲毛傳之說作僞心勞
日拙正此之謂此皆宋人廢序言詩之流弊也今
本說郛及津逮祕書唐宋叢書均收入之

合刻聖門二大家詩　無卷數　明刊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太和郭相奎子章序稱得
黃文裕佐祕閣子貢詩傳古本原未有刻版與湖
州郡守沈叔順等分校更得蕭山來行學葺其役
并小序刻之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確以爲魯詩
也今按是編一爲子貢詩傳卽豐坊僞託本一爲

子夏詩序皆先古篆文次附音釋古篆之文次續說則又自爲之說亦甚寥寥每種之首俱有例言疑即出於相臺等所編輯也據　四庫全書存目及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載淩濛初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則又合詩傳詩序及毛傳鄭箋而合編之其體例雖與是本稍異其不知詩傳爲坊所僞託則一也毛西河作詩傳詩說駁義稱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郭相臺家忽出此二書嗣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寧則復合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子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云云按此本止有詩

傳及小序而無詩說西河誤也然據其所稱知此二書一出之後人皆展轉傳刻沿及康熙中如西河駮之至五卷之多尚不知其皆屬豐坊僞託而竹垞獨知之備著其說於經義考總內西河自以爲是未能承教於竹垞故不以告也又案坊之僞詩世學已列詩傳於前而不及詩說并不及子夏詩序此本又以子夏序刻於後一僞一眞極爲不倫然小序從無古篆之本其例言中稱是石刻同出於漢而拓本較之詩傳磨滅未甚計闕文三百四十餘字然其文已傳於世獨闕其篆用以古文籀篆六書說文補入庶讀者見完書則亦同一作

僞之本耳

詩經疑問十二卷 原刊本

明姚舜牧撰 舜牧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按承菴撰諸經疑問皆宗法宋學惟是書於集傳外兼取小序毛傳及嚴氏詩緝蓋以詩緝本呂氏讀詩記爲說南宋諸家中惟嚴與呂氏可以匹敵他人莫能及也前有萬厤辛亥自序論三經三緯之說頗足訂集傳之譌而書中於集傳所誤解者又一一爲之辨正知其不爲陳說所汨沒而能遂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矣提要於其所著書獨取詩經一種良有以也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書三味齋刊本

明何楷撰楷字元子晉江人天啟乙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旋爲鄭芝龍所軋憤恚而卒　給事中唐王聿鍵起兵於閩以爲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是書大指主孟子論世知人之說不分風雅頌以二十八篇列部移掇篇次依時代爲先後始於夏少康時公劉之篇終於周敬王時下泉之什凡歷二十八王以隸三百五篇每篇各爲小引以識其世故曰世本其於各詩之作者必求其人以實之故穿鑿附會皆所不免然於名物訓詁引據詳明惟其意主博搜不暇持擇且併僞子貢傳僞申培說亦引以爲證殊屬大紕繆耳首有原

引其子獻注并附錄論十五國風論二雅論三頌三則卷後仿易序卦作屬引一篇書成於崇禎辛巳自爲之序同時范景文曹學佺林蘭友俱爲之序至國朝嘉慶癸酉嘉興周春閣秉仁重刊其書仁和費丙章德清車宏英又俱爲之序春闈暨鮑淥飲廷博俱爲之跋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序二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六十年戶部尚書王鴻緒等奉敕撰鴻緒字季友號儼齋華亭人康熙癸丑賜進士第二官至戶部尚書雍正五年刊成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頒行謹案朱子表章聖經惟詩集傳與周易本義爲成書尤生平精意所屬

是編因標以爲宗而自漢迄明諸儒先之解詁采其義理精當有裨經旨者爲折其中或二說各成其是則別爲附錄用資參考一依周易折中之式其集傳文內先有集說分注則與書經傳說彙纂同也凡國風九卷小雅七卷大雅三卷頌二卷序二卷而以凡例及引用姓氏詩傳圖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世圖爲卷首上以綱領大序集傳序爲卷首下不入卷數其前又列諸臣職名一篇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　武英殿刊本

乾隆二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　敕撰恆號春和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官至大學士封一等忠勇公卒謚文忠　謹案是編與周易述

義同時並修故體例與之相同凡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所解皆融會羣言擷取精要不條列姓名亦不辨駁得失而隨文詮釋肅括宏深聽斷虛談剷除殆盡故標名則符乎 御纂周易而樹義實本之 欽定詩經云冠以 御製序文及諸臣職名

詩經稗疏四卷 寫本

國朝王夫之撰 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前明舉人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乃其讀詩之時隨筆劄記故每條但舉經文一句或數字標目不全載經文又遇有疑義乃爲考辨故不逐章逐句一一盡爲之說大旨不

從鄭氏之箋亦不信朱子之說唯以毛傳爾雅爲主以考正名物訓詁雖不及朱長孺詩經通義陳長發毛詩稽古編之博考而引據精確足以補傳箋諸說之遺間有傷穿鑿處固無害其全書也末附詩譯十五則本古詩以說漢以後詩尚巧不傷雅然無裨於經義雖不存可耳

詩經通義十二卷 舊寫本

國朝朱鶴齡撰 鶴齡字長孺號愚菴吳江人前明諸生 四庫全書著錄愚菴以五經之學詩獨以呫嗶諷誦流傳故錯互最多於是主注疏古義而參以宋明諸家且謂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

信者爲詳辨之則又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閒故於
關雎之序宋儒所指爲大序者盡行刪去而歐陽
氏詩本義蘇氏詩集傳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
嚴氏詩緝徵引尤多惟釋音則本之陳氏毛詩古
音考顧氏詩本音此其擇善而從無所專主乃自
成一家之說者也同時陳長發著有毛詩稽古編
每稱已見遁義茲不具論而是書亦屢引陳氏說
以爲證知二書實相輔而行也然陳氏書一準古
義而是書兼權衆說爲例不同不可偏廢若較其
優絀終當以陳氏書爲長是編不過稍勝於墨守
朱傳者耳前有自序後有自跋稱壬戌乃康熙二

十一年當厲懸菴晚年所作云

原刊本　承幹按啟源康熙時諸生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國朝陳啟源撰啟源字長發吳江人四庫全書著錄朱長孺以所著毛詩通義示長發共商搉其疑因銳意搜討加以辨證得一義輒札記之積久彙輯以成是帙凡辨證諸條各隨本詩釐為二十四卷其有義統全經詞連數什則別為五卷實諸後名曰總詁復類分之為舉要攷異正字辨物數典稽疑六門後又斷以附錄一卷其前後仍以經為次大旨以爾雅小序毛傳為正宗而精求其義三者所未備然後參以鄭箋及陸元恪疏故名曰稽古以集

傳大全今日經生尙之而孔氏正義亦立於國學故所辨證此二書爲多其魏晉六朝諸家則孔疏所引用也其宋元諸家之說則集傳所未取大全所編輯也故辨證亦及焉皆援據詳明議論典確而駁正羣言最爲允當雖爲補通義之未備其實高出通義數倍矣然後之人誠能取二書會而通之傅以近儒之說依集傳次序刪爲一書庶使講宋學者知所改轍焉是書前有自撰敘例未稱繕寫字體止於點畫間斟酌雅俗略正其一二務令時目一覽便識其稍晦者注於本字下云

詩所八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厚菴講學誦法朱子獨於所著經解在離合之間是書亦其一也故朱子鄭衞之説諸儒以爲不然者厚菴則獨信之以爲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爲二南之左契惟以節南山以下爲東遷後詩楚茨以下爲豳雅載芟以下爲豳頌乃朱子所未定而獨創爲之説因取孔子雅頌各得其所語以名其書自序稱既知得所之義然後章求其次句逆其情稱名賾而不可厭也疊文複而不可亂也始於夫婦之細而察乎天地之高深發於人情之愜而極乎天載之微妙夫如是則三百之繁言四始之宏綱

小大兼舉矣今按其書於小序所列作者名氏多不援以爲訓卽集傳所取者亦不以爲然蓋又以意逆志而得之者也集傳叶韻本吳氏韻補而此載顧氏詩本音則亦擇善而從不偏主集傳而實足以訂正其失終非他家懸測者所及也書成於康熙戊戌自爲之序至雍正丁未其孫清植與景州魏君璧刻版京師目錄後并有其門人陳萬策識語

國風省篇一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奇齡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義考亦載之是書凡二十六篇其敘篇稱時遊

人壁中竊聞時賢往來所論詩爰有舊義所未安者爲合綜所聞轉相論述著闕詩說辭而惜乎亡之辭中可記獨國風耳因補飾成文復改今名又稱名篇稱省篇者自省也聞詩而有省夫齊魯韓三家已極備漫而爲之說者自漢迄今抑何侈也吾畢考其說而僅取乎避人之所僩聞者者而爲之篇今按其書所論多與小序傳箋孔疏朱傳不同或據他說或憑臆見所失頗多至如十畝之閒篇刺時也而以爲淫奔鴟鴞篇東征也而以爲避居於東則惑之甚者也卷首有李□序記其自言所傳諸經詩有惑於宋人之說而徒以行世之久

未能改焉此亦其自知之明矣

毛朱詩說一卷 昭代叢書本

國朝閻若璩撰 若璩字百詩號潛丘山陽人改歸太原康熙己未薦舉博學宏詞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凡十九條前有張山來潮

題辭稱閻百詩特取諸家之論毛朱者萃爲一編而定以己意詳說反約不第可爲讀詩之助即以此施之他經亦無難得其所折衷矣後有山來跋而稱其大半韙毛氏然朱子之所長亦不沒之且備載程篁墩之說尤不可易云云其稱道百詩之說善矣然百詩之說備見其所著尚書古文疏證

非萃爲一編如山來所云也蓋疏證諸條之後

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此亦其一山來自以已意輯入叢書亦無不可特不肯明著其所出反涉於作僞矣又按疏證所載第十八條後幅尚有四十四行此本不知何故盡行刪去豈山來所見之本尚無此四十四行爲百詩後來所增入耶

詩識名解十五卷　嘉慶丁丑校修本

國朝姚炳撰炳字彥暉錢唐人　四庫全書著錄彥暉以孔子語學詩之益卒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乃於說詩之餘就孔子所言分勒四部凡鳥部三十一類獸部二十四類草部七十類木部四十一類其考據之博辨析之細雖名物而義行其間比類所

及必與六藝相證明然且因名責實舉漢唐諸儒所廣稽而參辨者皆一一標理而刊定之誠傳箋後一要書也惟是詩之名物蟲魚亦其顯著者也故爾雅有釋蟲釋魚二篇陸元恪撰疏草木鳥獸蟲魚兼備蔡元度作名物解焉可大作名物疏俱不遺之彥暉泥於孔子之言而遂不及蟲魚是反以聖訓而晦其著作矣不知聖訓有遺言而無遺意既言多識斷無遺卻蟲魚之理故春秋爲記事之書年有四時惟錯舉以爲名若如彥暉之見將春秋一經不記及冬夏之事有是理乎但其解名物雖不全備而就所解四者核之固當與陸蔡焉

氏諸書並爲說詩者所取資前有自作例言又有
康熙丁亥毛奇齡戊子彭始搏暨其從父際恆三
序

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 原刊本

國朝陳大章撰 大章字仲夔號雨山黃岡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以母老乞歸
四庫全書著錄原書本一百卷此乃其摘錄之
本凡鳥四十三則爲二卷獸七十一則爲二卷蟲
二十八則爲一卷魚十八則爲一卷草一百九則
爲四卷木六十九則爲二卷皆以朱傳爲宗次及
經傳訓故諸史百家即稗官小說亦所不遺而間
附以已意詩章摘句條析縷分可謂搜擇融液與

道大適者矣惟是徵引故實頗近類書不及姚彥暉詩識名解之兼詩文義推及作詩之意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蕪雜采其菁英焉前有查初白慎行及其甥江亘驥二序

詩經剳記一卷楊氏全書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字賓實一字凝齋江陰人康熙三十年進士累官禮部尚書謚文定四庫全書著錄是編皆自記其說傳之語凡六十八條於小序朱傳各擇其善而從之大旨宗法其師李厚菴詩所之說然於師說有所未安者亦無所回護可謂能用師說而不為師說所囿非如末流宋學惟知堅持門戶之見者矣

詩說三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號硯谿吳縣人士奇之父也康熙辛未進士官直隸密雲縣知縣

四庫全書著錄硯谿以詩古文鳴於時而於諸經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悅若有悟其所著詩說先成上卷凡八條中卷凡三十四條下卷凡三十六條隨所得而記之不依詩之次敘用山蘊雯序之稱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攷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爲孔子所深許者歟前有汪堯峰琬序

毛詩說二卷 原刊本

國朝諸錦撰錦字襄七號草廬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知縣改補教授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官至右春坊右贊善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首爲通論九則上卷爲國風周南至曹風凡五十八篇下卷爲國風豳二雅三頌凡二十七篇其於小序采其首句從蘇子由詩集傳例隨筆不拘篇數從歐陽永叔詩本義張文潛詩說例每篇先證而後發明於毛鄭諸家外有佳說則錄之有奧義則補之引據疏通時有心得然亦未免附會古義有强經從我之失姑存備一家之說可一耳前有乾隆丙子自序越三載其門人陳桂洲又

爲之序

虞東學詩十二卷 誦芬堂刊本

國朝顧鎮撰 鎮字備九號古湫又號虞東常熟人 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

四庫全書著錄宛平黃崑圃 叔琳 屬古湫校所著詩統說乃得縱覩諸家說詩之書遂按部分章逐加疏證自傳箋正義集傳而外凡宋元明及近人言詩者靡不博涉而精采之計得國風五卷小雅三卷大雅頌各二卷而以例言詩說爲首卷不入卷數其書斟酌古今不專主一家言義有可取雖邇言必察若與經文違戾雖先儒訓詁亦不曲爲附和偶出新意聞者解頤以爲得未曾有大抵

取裁於歐陽氏詩本義蘇氏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居多故能根據確鑿明辨以晳與同時姜白巖詩序補義體例不同而用意頗相近云前有乾隆丁亥自序錢竹汀大昕周景恆煌俱爲之序

毛鄭詩考正四卷 戴氏遺書本

國朝戴震撰震字東原休寧人乾隆乙未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是書於毛傳鄭箋無所專主多自以已意考證或兼摘傳箋考正之或專摘一家考正之或止摘經文考正之大都俱本古訓古義推求其是而仍以輔翼傳箋爲主非若宋人說詩諸書專以駁斥毛鄭而別名

一家也首爲鄭氏詩譜不入卷數東原自識稱鄭氏譜亡歐陽永叔得其殘本於絳州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之今其譜又復訛闕聊加訂正以存梗概云

杲谿詩經補注二卷 戴氏遺書本

國朝戴震撰是書采輯毛傳鄭箋朱傳三家之說於經文之下而自爲說以發明之大旨與所作毛鄭詩考正相同而此更博稽羣籍以相參證并於各章後自爲小序而爲之說亦依傍原序及傳箋之說爲之不似集傳及何氏世本古義諸書全然自創一序也其書首卷爲周南次卷爲召南葢未

成之本也

毛詩補疏五卷 原刊本

國朝焦循撰 循里籍見五經總義類 理堂以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沖遠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爲詳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閒疏略亦多因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詩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既而刪錄合爲一書後又加增損爲是編大旨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閒辨別毛鄭異同之數而因以及孔疏之是非其於地理名物尤擇之精而語之詳誠以是書合正文而並讀之於學詩也

何有前有嘉慶戊寅自序

詩古微二卷 修吉堂刊本

國朝魏源撰（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壬午舉人）是編乃其說詩之文凡分十二目曰正始篇曰詩樂篇曰三家發凡曰毛詩明義曰三家發微曰齊魯詩發微合篇曰魯詩發微曰韓詩發微曰三家通義曰三家同義曰三家異義曰集傳初義計二十六篇大旨挾三家緒論以砭毛詩古義頗與范（家相）三家詩拾遺相近而轉有取於宋元明人諸家之說且并小序傳箋俱一概排斥知其學從何（楷）世本古義入手也盜默深本文人學無師授故昧於漢人家法云

前有武進李申耆兆洛序竟與張皋文之虞氏易劉申甫之公羊春秋並稱竊未敢以爲然也承幹按先生後中道光甲辰進士官至江蘇高郵州知州

鄭堂讀書記卷八